

幾年前我在台南機場遇到一位在台灣醫學界頗有名氣的人物，那時臺南與台北之間並沒有比飛機更快的交通工具，故在臺南機場遇到這位熟人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們倆早別人一步進入安全檢查後的候機室，所以便聊了起來。當話題轉到我們最近的主要工作時，我提到我正想著手寫自傳，他意外地說：「你寫自傳太早了一點，自傳通常是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才寫的，你還沒有到那一段人生！」顯然我當時還沒有進入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其實，當時我沒有真正寫一本自傳的計畫，我想到我好友何曼德院士的父親何鳳山先生寫了一本他外交生活的回憶錄，光是外交生活他就寫了五十萬字。我不是什麼人物，自然不配寫類似的一本自傳，換句話說，我並沒有任何值得讓讀者學習的經歷。我早一點的時候，倒是覺得成大醫學中

心的創設有別人沒有的經歷，於是悄悄開始寫的回憶錄是創立成大醫學中心的經過。等我寫完這本回憶錄，出版商的一位朋友對我有率直的書評，他說：「你這一本回憶錄並不算回憶錄，是一本散文集而已。所謂回憶錄，是一生的回憶，是從家譜到人生最後一段旅程的記錄。」這句率直的話使我很氣餒，因為這本書裡記錄著只有我才有的經歷，書名也叫《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如果它不是一本回憶錄，那是什麼書呢？

但經驗是不會編出一片謊言的，那兩位總編輯的意見是寶貴的經驗累積下來的雋言，我很誠懇地接受。

最近看了日人福澤諭吉的自傳，也重讀了佛萊斯納（Abraham Flexner）的回憶錄，看了這些自傳後我有了新的領悟，對寫自傳的要領也有所得益。福澤諭吉在十九世紀就創設了慶應大學的前身慶應義塾，對明治維新時日本的富國強兵政策貢獻很大，現在在日本社會流通的一萬元紙鈔上面印的就是他的肖像。佛萊斯納是在二十世紀的早期，由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調查美國當時的醫學教育於十九世紀後葉及二十世紀初葉落後於歐洲的原因，結果他提出的解決方案一夜之間就把美國的醫學推上世界王國的地位，他的第一個改革是醫學院的考生要有一定的入學準備

(preparedness)，也成為主張成立學士後醫學系的世界第一人。比起他們，我的生涯是平凡多了。

除了這些閱讀之外，我內人和女兒們也鼓勵我現在寫自傳並不算太早，經過她們的一番加油，我下了決心寫這自傳。開始寫的時候，第一件要素是先把骨架弄好，當我寫下要提的事情時，才發現我一生中遇到的奇談特別多，是值得寫的一生。

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來看我時，特別叮嚀要多寫一些日據時代的事，他說這是因為台灣的年輕人對日據時代的台灣很感興趣。我事前並沒有這種觀察，但如年輕人對日據時代的台灣有強烈的好奇心，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的台灣殖民政策表面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則是台灣有一些call-in節目對這一點有特別渲染的直接效果。

我要提醒讀者諸君，日本在台灣的建設再成功，台灣的現代化再快，日本對整個台灣的治理原則還是殖民地政策，企圖將台灣建設成日本南進的基地。當然，在做這些建設當中，台灣受惠不少，但我們千萬不能忘掉，台灣還是在甲午戰爭後因為「馬關條約」而變成日本的一塊殖民地，就是受歌頌的後藤新平也是一個殖民者。這種眼光，在日本人矢內原忠雄的書裡表現得很透徹。

我要強調我回成大的時候是我一生年華的巔峰，是成就最高的時候。那段時候的回憶，就如上

文所說，另有一本書可循。所以我在這一本自傳裡，就把這一段故事挑出，不再記述。如果讀者諸君對它有興趣，可參考《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

我寫這自傳，除了對家人的感謝之外，還要感謝我的人生典範、兄弟姊妹、朋友們，其中特別對我的成長有所貢獻的是楊憲桂、陳克孝、張步良，以及最近兩年對我的理論打開了一扇門的彭榮次先生。彭先生提升了我對政治的看法，他有犀利的政治眼光，在政界的面識廣闊，分析事情有他的條理，是一個學習的好對象。因為他，我一生的最後一段有了不同的面貌。其他，有數不清的朋友塑造了我的生涯，我也在此一併致謝。

## 序

### 第一部 兒時憶事

1 家庭教育

2 就讀日本小學

3 轟炸帶來的一段奇緣

4 戰爭下的童年

|         |   |
|---------|---|
| 二戰結束    | 5 |
| 新竹中學    | 6 |
| 學習，沒有國界 | 7 |
| 人生典範    | 8 |
| 二二八事件   | 9 |

## 第一部 醫學之路

|           |    |
|-----------|----|
| 踏入醫界      | 10 |
| 醫預科的日子    | 11 |
| 萌生放棄的念頭   | 12 |
| 軍訓預官第八期   | 13 |
| 第一個離開外科的人 | 14 |
| 初抵美國      | 15 |

|           |    |
|-----------|----|
| 成爲美國公務員   | 16 |
| 喬大任教      | 17 |
| 入黑名單之列    | 18 |
| 訪問中國大陸    | 19 |
| 台大醫學院院長   | 20 |
|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 21 |
|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 22 |
| 蒙塔尼耶教授    | 23 |
|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 24 |

## 第二部 教職與學界發展

|            |    |
|------------|----|
| 國家衛生研究院    | 26 |
| 文樹德與哈利·溫斯頓 | 25 |
|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 24 |
| 蒙塔尼耶教授     | 23 |
|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 21 |
|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 22 |
| 蒙塔尼耶教授     | 23 |
|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 24 |
| 文樹德與哈利·溫斯頓 | 25 |
| 國家衛生研究院    | 26 |

## 第四部 與寫作結緣

256

28 龍應台與陳之藩

29 開始寫作

談教養

30 結語

## 參考書目

289

281

277

273

271



# 第一部 兒時憶事

〔黃崑巖自傳〕



筆者父親。

我的父親叫做黃亨吉，是只受過小學程度（日據時代叫國語學校）教育的公務員。但他一口流利的日語是否只靠國語學校訓練的，始終是一個謎，因為他的日語講得太好了。他出生於現在的苗栗縣後龍鄉南龍里，俗稱石堤腳的地方，日本政府的住址是新竹州竹南郡後龍庄後龍字後龍三廿八番地，可能應該位於現在的北龍里。後龍雖然在苗栗

縣，但屬於海線的後龍、通宵等地都是道地的閩南人，所以我們不講客家話。這證明了過去移民的辛酸史，客家的少數民族因為較晚到台灣，好的耕地被先到的閩南人佔有，他們只能到閩南人尚未佔據的地方。因此，苗栗縣的

海岸線是閩南族群，少數民族客家人只能到山中的苗栗、銅鑼、三義一帶。

雖然父親自己沒有受過像樣的教育，但對白我的要求嚴謹，對子女的教育也很積極，庭訓甚嚴，而家人之間相處頗為嚴肅，較少大夥兒開玩笑取樂的場面。他寫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家譜上的毛筆字都是真跡，是一件他留下來給後世很好的見證。家父不但精通三種語言，而且吟詩、漢學樣樣都稱得上是名列前茅。我懂事時，他是日本警察組織的基層翻譯，負責將台語口供譯成日文，方便日本警察辦案，但這也給他利用職權袒護無辜同胞的機會。那時的社會治安特別好，像現在媒體每日充滿社會案件的情況並未見過，也沒有聽我的兄弟姊妹或雙親提過這類社會新聞。

父親最偉大的地方是不管公私，行為表裡一致，這類公務員現在已頗為少見，有人對這一點甚至覺得他有點固執。我常常聽到父親下班回家後，發現不知情的母親收下不明來歷的涉案人帶來的物品因而發脾氣。他會馬上又帶著東西，哪怕是活雞也好，或盒裝的禮物也好，三更半夜就送回饋贈者家裡。

父親對微薄的收入似乎很在意，每天晚上都要整理，記錄家裡當日的支出以及餘額，而且是鎰銖必較，每一分錢都要弄個水落石出。為了這事，父親有他的一本簿子。我知道母親對這事很不重視，甚至感到很厭煩。可能是這種性格遺傳到我自己的女兒，我長女岫清曾告訴我她美國支票的餘額從未差過分文。

我的祖父叫黃文珍，是小小的地主，但我不認識他，因為他很早就辭世了，他所擁有的那一塊小土地也在三七五減租時變得很不值錢。倒是我八十幾歲的祖母，雖然裹足但有挺拔的身材，只記得她最後仙逝時患了有腹水的病。

我父親有一位兄長，叫黃元吉，記得他也是一位嚴肅少言的人，就像他的弟弟。他有兩房太太且兒女成群，二房所生的長子名黃炳耀，是我伯父衆多的子女中有最成功生涯的人，不但念了新竹中學（那時念竹中就像從台灣到東京念第一高級學校一樣難），後來還赴日習醫於昭和醫專，二次大戰結束後落腳左營，成為開業醫生，開了一診所叫「德安醫院」。但他成功的影子下有家父的幫忙。因為他家住後龍，上竹中（新竹中學的簡稱）要住在新竹比較方便，這時父親就毫不遲



德安醫院。



筆者母親。



楊連青先生，筆者母親的兄長。

疑地收容他住在我家。黃炳耀與我大哥同歲，這兩巨頭住在一起引起了很多無謂的爭執，俗語也說「一山不容二虎」，倆人的不合一直到家父辭世為止。他們的不合表現在很多方面，譬如說，我大哥有晚上早一點上床，清晨起床念書的習慣，所以他會調好鬧鐘來叫自己起床。但炳耀兄就故意把這鬧鐘按掉，打亂我大哥的時間調整，由這類小事即可看出他倆人的不合。

我出生在新竹，未在後龍出生，也未在後龍住過，但我常常到伯父在後龍的家。那是一個寬敞的家，伯父以交易鰻魚為生。我不喜歡到後龍只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的名字用日語發音猶如用台語在說「這柚子好吃」，每回後龍時，大伯的兒女們總喜歡以此取笑我，使我心裡有點毛毛的，覺得裏足不

前。我只記得當時的後龍溪水清澈見底，是我們常去玩水的地方。

我的母親是未受任何教育的女性，她出身於後龍附近本名大庄的鄉鎮裡的楊家。她的哥哥名楊連青，是日本的文官，為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因此在附近很吃得開。母親雖然耐性稍差，但生性溫和，是一位好母親。她給我最重要的建言是：瞭解一位人士，知道對方的品性與性格就好，不必太爭，一切就會顯得可以容忍，她特別舉的例子就是三哥。她雖沒受過任何教育，但知道勤儉是美德，也在生活中落實這個理念。

## 老公的榜樣

母親一共生了九位子女，有一男童夭折，所以實際上只剩八位，我排行老公。老公有老公的好處與壞處，但不管如何，老公負擔著上面所有子女們未實現的父母的美夢，這些夢想最後都落在老公的肩上，老公的責任從這一點來看是很大的。而且，這責任隨時會變，要全看上面的子女怎樣決定前途而定。

大姊大我十四歲，名叫黃錦鑾。在童年的記憶裡大姊是一位美人，後來嫁給一位名蔡嵩濤的男士。她一心想要一個小孩，於是乎找了鄰近的新竹省立醫院婦產科的日本醫師看診，想知道結婚多年未能懷孕的原因。醫師後來找出她有所謂的子宮後屈症，這種病名現在已經不用了，它也不算是一種病，但在當時的日本卻是很流行的一個病名。開刀矯正之後，因為順開刀之便割除闌尾，而在無抗生素之環境下併發敗血症往生。記得大姊過世的那幾天，母親為此事傷心得死去活來，整個人都變了樣子。姊夫蔡先生在我姊姊辭世後，遠渡廈門另找維生機會，而且在那裡娶了一位名叫玉梅的女子，我們兩家至今還有往來。



二姊黃錦鑾。

我二姊名黃錦鑾，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但小學後卻靠著自學而成功。她就像我們家裡所有人一樣，寫得一手好字，而且看的雜誌與書籍程度都很高。因為她點子特別多，只要參加團體旅遊，每每都無意中當起領導者之一。她從還在童年的我看來，是高攀不上的存在。

她對我們兄弟姊妹們教育與成長有長遠的影響，因為父親子女多，而且整日身繫上班處所而不能脫身，只有她能代表父親，也彌補未受過完整教育的母親，為我們一家出席家長會。因為她，我們家才上得了台面，比得上別人。她從新竹嫁到台北後還經常從台北南下新竹，等我們兄弟長大成年之後，這擔子才從她肩上卸下。

我對三姊的記憶不多，只記得她名叫黃錦蓮。因為她在年少就因母親連生了三個女孩，三姊就由祖母作主過戶給後龍蔡家。其實蔡家對她是不錯的，但不幸的是她到蔡家後據稱因為跌倒，脊椎骨折變形而引起嚴重的駝背，從此上半身變短，個子顯得很矮，呈現身障者的形象。

大哥名叫黃崑耀，是弟弟們的典範人物，在我們這一群未成年的弟弟們來看是一位完人。他畢業於聞名全島的新竹中學，我們弟妹們也很尊敬他。中學畢業之後，父親向台灣銀行舉債送他到台灣的高等工業學校（現在成功大學的前身），在該校電機系念書。據他的口述，他陪著台灣銀行負責貸款的日本人去看我們家裡提供抵押的土地時，這位日本人一邊走一邊問我哥哥舉債的用途，當他知道舉債是我父親要用來當學費時，他就說：「這筆債成父了！」而抵押的土地也隨便看看就結束。可惜大哥雖然念完成大，但畢業時染上了肺結核而讓就職晚了二年左右，後來找到新竹中學

的數學教職，勉強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很多當時的高工校友，如楊金欖等人都有順利的工作生涯，他卻在家養病，這使他忐忑不安。

我還記得有一段時期，只要他在家，就會每天看報紙上連載的日人吉川英治所寫的《三國誌》。《三國誌》是西元三年的事，小小的我，坐在哥哥及鄰居的孩子們之間，領教大哥侃侃而談劉備、孔明、關羽、張飛、曹操、趙雲等人的大眾化故事，是深入我們腦海裡的記憶之一。如此這般，大哥對我們的影響不亞於二姊，而且是替弟妹們把外界的知識與資訊注入我們腦子裡的一扇窗，幫助弟妹們加速開化的動力。

大哥下來是我的四姊黃錦梅，她是嚴肅的家庭訓裡長大的唯一樂觀者。她的交遊很廣，記憶力超人，遇到事情，有她大事化小事的本領，故能經常保持愉快的心情，這一點，比起我好多了。她也是家裡女生當中唯一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在那封建的中日混合社會裡，以一

個女性能在教育領域上走到這個地步，是難能可貴的事，也顯得我父母親以及二姊的眼光之遠。這也彰顯祖母在家裡的影響力，四姊長大時，祖母已經辭世，她重男輕女的影響力在我家裡就日漸式微，因此四姊就沒有重蹈二姊的命運。她也像自學的二姊一樣寫得一手好字，使我羨慕不已。

二哥黃崑河是小學老師，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在新竹南門的新興國小執教鞭多年。新興國小也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東門國小所轉念的學校。

三哥名叫黃崑煌，是一個天才。我有一個新竹中學的朋友名叫周宜璇，他曾跟我說：「你在



與姊姊、哥哥、嫂嫂合照，中間抱小孩者為四姊黃錦梅。



大哥黃崑耀。



三哥黃崑瑩。

新竹中學時的表現是秀才，但你哥哥黃崑瑩是天才！」

這是我第一次聽別人說天才與秀才的差別。三哥大我

兩歲，生於一九三一年，他在新竹中學時樣樣都好，

功課、繪畫、游泳、田徑……什麼都是全校第一或第

二，替竹中創下不少的紀錄。讀者由此可以瞭解我繼

大哥之後有什麼樣的兄長做典範。

本來我們的家人們都希望三哥能學醫，而他似乎也這樣下了決心，只是沒有坦承地說出口而已。但不知怎地，在大約高二那時，他改變了決心，決定學經濟並貢獻於台灣社會。從此他在私底下所看的書籍愈來愈左傾，包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記得在白色恐怖風聲鶴唳的一天，我父親決心把我三哥所看的書統統在後院裡焚毀了事，我也目擊了這些書變成灰燼。從此三哥看的書經常引起父親的操心。後來三哥考入了台大經濟系，畢業後在華南銀行數鈔票時，他這才覺醒，當時考經濟系的美夢完全幻滅；他瞭解到救這個社會也要有適當的人脈與裙帶關係，經濟系裡所說的理論的確與數鈔票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鈔票有的還是殺豬的屠宰業者送來，鈔票上還沾著肉屑呢！

希望幻滅的三哥後來萌生了赴日留學的念頭，那時我已經在台大醫學系，他常到我的學生宿舍找我談這事。他結婚不久之後，決定赴日本念早稻田大學的經濟系，並同時在附近知名的千葉大學學醫。早稻田大學念了一年之後，就考入東京大學研究所（日人稱大學院）。那時國內有法律規定，在國內學哪一行，出國就只能學那行，所以三哥才想到這種複雜的迂迴操作。奈何這種迂迴操作為日本政府所發覺，因為日本政府有規定，留學生在日本不能有兩個學籍，逼得三哥在東京學完醫學之後，非得立即離開日本不可，那時我已在美國，他畢業後能立即到美國是我協助辦理的。這也就是三哥雖學醫出身，又是東大畢業，但未能在台灣醫界成名的原因。他現在是一位精神科的醫師，退休之後已回日本。他的記性超人，比起我四姊更好過幾倍，看書奇快，是別人所不及的，而且他的長處是各國文化的浸淫頗深。

身為老公的我呢？老公的角色很容易扮演，我很早就知道老公要能模仿家裡的長輩，而且要有幽默感。至於前者，我早就學了一手好字，我雖不像三哥是天才型的人，但也多少有繪畫的天分、創新的技能。童年的幼稚、與母親以及二姊的關係，都是值得回憶的事情。

我還記得第一次體會到自己不及三哥聰明的打擊。上文說過，我三哥是表現型的優等生，他念

的是日本人念的學校——新竹小學（現在的東門國小）所附設的幼稚園。我到了學齡之後，被二姊帶著去新竹小學考該校的幼稚園，考後滿心以為我可以像三哥一樣順利進入幼稚園，考試以後的幾天，我每天都在窗邊等著郵差送來入學的通知，但這通知卻遲遲不來，最後終於寄到的並非入學證，而是不錄取的通告。學校當局以人數過多為由，判我幼稚園落第，但倒是保證小學一年級的入學權益。這使我相當失望，好在還有一年級的入學保證當靠山，不然的話只好去念據稱程度比較差的小學了。就如此這般，一年後，我以新生的身分進入新竹小學就讀。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歲時，當時還是所謂的日據時代，我念的是本來為日本人所設立的小學校，所以對鄰居日本人的動向很熟悉。日本人把小學分成日人子弟念的所謂小學校，以及台灣當地的台灣子弟念的所謂公學校。但日本人當時是和台灣人雜居的，我們的鄰居日本人也蠻多的。公學校畢業不見得就能成為人才，但小學校與公學校程度顯然有些差距。三哥在日期間曾前赴日本國會參觀已經解密的祕密文件，這些文件裡把在台灣的教育政策寫得有所保留或一文不值，有名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局長後藤新平骨子裡也是如此。這些殖民態度，台灣一些討論日本時代殖民話題的call-in節目都忽略了，變得反而有點歌頌日本殖民的味道。

我在新竹小學的表現意外的好，全班約五十個人，台灣人只有五、六個，但競爭就學生的立場